

石化漫忆

农场岁月

常建军

1985年,我随父母搬到了二分场。二分场是胜利油田为安置职工家属的农业点,也被称为农场。当时,油田每个二级单位都有农业点,工农村、丰收村、稻香村等名称,无不透着浓浓的乡村气息,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却有着和农村一样的生活方式。家属阿姨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进行着田间劳作。职工们则要坐上班车,到不同的单位上班,从事着采油、作业等工作。

初到农场,我有着诸多不适应。没有油田基地的繁华,这里不通公交车,出行极不方便。几个小卖部,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逢年过节置办年货,则要到几公里以外的集市上。再多的不适应,生活还要继续。父亲找来砖头和水泥,拉起了院墙,搭起了凉棚。母亲则开辟菜地,种上茄子、辣椒、西红柿,一番收拾下来,生活气息渐浓,心境也稳定下来。

小麦和玉米是农场的主要农作物。农业劳动的组织方式和农村如出一辙,生产大队下面设有小队,小队下面是班组,能吃苦、肯奉献的人会被选为领头人,劳动报酬采用工分制,平时记录,年底发放。

夏天正是玉米生长的季节,也是田间劳动最为繁重的时候。玉米从长出幼苗开始,就要进行施肥、除草,任务是分派到人的,一人多高的玉米,将地挡得密不透风,人在里面锄地、拔草,不一会儿就全身湿透,闷热难耐,稍不注意,身上就被叶子划出道道血痕,汗水一出,浸得生疼。

有一年夏天,母亲对我说:“明天你去帮我拔草吧!”当时的我正是贪玩的年纪,本想拒绝,又怕母亲责怪,还是极不情愿地跟着去了。起初,我学着母亲的样子,蹲在地上拔草,心不在焉地干了起来。随着气温升高,暑热难耐,再看着望不到头的玉米地,我的心头涌上一股无名之火,索性一屁股坐下,哭了起来。听到哭声,母亲走了过来,看着我赌气踢倒的玉米,本想骂骂,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你愿意干,就回去吧!”说着,捡起草帽,给我戴上,接着又转身继续忙碌。时隔多年,我每每想起,自责万分,后悔当时年少不懂事,体谅不到母亲的辛苦。

八月末,玉米成熟,母亲和其他家属阿姨要将玉米掰下,再用包袱背到地头,如此往复,直至将玉米掰完。接下来,就要将玉米运到场院,进行晾晒,再将玉米脱粒,装进麻袋。母亲的腰痛就是当时落下的,半人高的麻袋,几千斤的粮食,装完卡车,早已累得直不起腰。夕阳西下,结束劳作,算是难得的轻松时刻,母亲和伙伴们,三三两两,结伴而行,汗水在晚风中渐干,疲惫在笑声中消解,落日、晚风、笑脸构成了一幅最美的画面。

母亲用汗水浸润着年轮,用坚韧诉说着岁月,不服输、不懊恼,也从无怨言。

1989年,是搬到农场的第4个年头。“准备准备搬家吧!咱们要搬到采油厂驻地了”。那日,父亲一回到家就带来了搬家的消息。听说要搬家,我心中竟然有几分不舍,从刚来时的不适应,到渐渐喜欢上这里的田园生活,习惯了这里的清晨黄昏。听父亲说,搬家后母亲就不用从事农业劳动了,我又由衷感到高兴,冲淡了那份不舍。后来才知道,搬家是因为胜利油田结束会战体制,东营地区的采油单位分为三个采油厂,分到不同采油厂的职工要搬往属于自己的单位驻地,家属自然也要跟着搬迁。随着时代变化,经济发展,胜利油田体制悄然改变,农业点也完成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

家属群体,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伴随着油田的发展,见证了岁月的变迁,胜利油田功勋簿上也有她们的名字。如今,和母亲年纪相仿的家属阿姨,大多进入了古稀之年。她们的子女,大多成为建设胜利油田的主力军,为打造百年胜利接续奋斗。

诗歌

盐碱滩上绽芳华

王淑梅

在这片黄河入海的地方
少了诗意的多情
多了几分荒凉
夏天沐浴汗水
冬日拥抱风霜
风餐露宿 寒来暑往
石油姑娘
凭借对石油事业的热爱
把花一样的青春种在盐碱滩上

我为祖国献石油
这是高亢的歌声
也是最坚定的信仰
女子作业队 女子钻井队
听起来格外响亮

钻塔高耸是最美的风景
钻机轰鸣是最动听的歌声
爬井架 下水沟 抡管钳 扛油管
让躺井复活 让低产变高产
让地下的石油汩汩流淌

把柔情埋藏在最深的地方
看似瘦弱的肩膀
扛起钢铁般的责任和担当
敢与日月星辰较量

井场上书写岁月
黑色的油花里吐露芬芳
春风是最暖的行囊
彩霞是最美丽的衣裳
笑声把盐碱滩点亮

几十年的风雨沧桑
石油娃们没有忘
曾经你们有个共同的名字
铁姑娘

这些年,我亲身经历并见证着中天合创的蒸蒸日上,也目睹了奋斗者的精彩传奇,在鄂尔多斯图克小镇,到处都有感人的故事

逐梦鄂尔多斯

维伟

前些日子,我在公寓食堂看到了一群可爱的新面孔,三三两两,说说笑笑,嬉嬉闹闹。这群年轻的“蓝精灵”按捺不住初到中天合创的兴奋和激动。他们青春靓丽、活力四射,像极了8年前的我们。

8年前,中天合创招聘了800名大学毕业生。我也是其中之一。当年,我们齐聚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图克镇,开启了一个月的集训模式。同样的年纪,一样的梦想,短短几天大家便处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随后,大家还自编自演了中天合创第一届迎新晚会,众人纷纷登台献艺,吹拉弹唱舞,有才者比比皆是。我也不甘居于人后,壮着胆子唱了一段京剧《智取威虎山》,没想到“一唱成名”,让大家都记住了中天有一个爱唱戏的年轻人。这也成了我引以为豪的事。

这些年,我亲身经历并见证着中天合创蒸蒸日上,也目睹了奋斗者的精彩传奇。这片承载梦想的沃土——鄂尔多斯图克小镇,到处都有感人的故事。

我清楚地记得,2014年8月4日,我一个人拖着拉杆箱,满怀憧憬辗转来到离家800公里外的鄂尔多斯,近10个小时的颠簸,眼中的黄土渐渐失去了故乡的味道,绵延的毛乌素沙漠倾诉着无尽的荒凉。八月的鄂尔多斯已有凉意,我在心里不止一次问过自己,竟然还有如此荒无人烟的地方?面对偏僻而又荒芜的陌生环境我犹豫了,是走是留,难以抉择。

最终我没有走,因为和我有一样梦想的年轻人没有走。穿上了这身最美的工装,肩上就有了责任。

千人誓师大会拉开了中天人挂帅出征的旌旗,我也踏上了南下的征程,匆匆奔向金陵石化实习。

临走时,我看了厂区最后一眼,只有开挖的桩基,零星的水泥方柱孤独矗立。远处,众多建设者正在挥洒汗水。

在金陵石化实习期间,我们一个个求知若渴,跟着几十年工龄的师傅从头学起。初识流程图,傻傻分不清,师傅方翔带着我一个设备一个设备地找,从设备到管线,到阀门和仪表,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我看仔细了、记清楚了,他还是不放心,嘱咐道:“这是基本功,以后回到自己单位也要按这个程序把流程摸清楚了,阀门的位置闭着眼睛都要找得到。不然,弄错了是要出事故的,你后悔都来不及。”

2015年5月,我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图克小镇。步入现场,满眼都是震撼和激动。在沙漠腹地,塔器入云、管架纵横,一派迤逦磅礴的景象。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中天速度”!

我们陆续住进了新建的6栋楼,四人间、高低铺,新的被褥有一股淡淡的棉花香。

我每天都在接触新的挑战。2015年

底是开车试车阶段,最累,也最熬人,却也是长知识、长见识的最好锻炼机会。我们常常是忙到凌晨一两点,休息三四个小时起来继续。大家跟打了鸡血一样,没有攀比、没有抱怨,就想着把车开起来。装置主任黄书华也跟着大家一起连轴转,有时试车他忙得顾不上吃饭,别人劝他抽空吃个饭休息一会儿,他大手一挥,“没事,开起来再吃,走了,我不放心”。

就这样,在图克小镇夜空的繁星见证下,我们啃下了一个又一个“硬骨头”,也收获满满。

2016年9月24日,装置产出了第一批合格的甲醇产品,奋战的中天合创人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中控室,掌声雷动;厂区内,鞭炮齐鸣。我站在框架上,俯视灯火璀璨、听到机声隆隆,成就感油然而生。一个个装置从无到有,一个个机组轰隆隆地转起,整个厂区一下子热闹了起来,有了生命力。

如今,8年前一起来的实习生,很多都成了各个装置的顶梁柱和行家里手。有的当上了班组长、技术员,更有佼佼者——90后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刘欣,成了我们的奋斗标杆。我也凭着一股子韧劲和干劲,学到了受益终生的宝贵经验,更加坚定了扎根图克的信心。

中天合创也见证着我们的成长。我们的事业,以及爱情、友情,像格桑花一样,在这里美丽绽放。



中天合创装置区风貌

维伟 供图

散文

沙漠中的石油公路

邱振军

从库尔勒出城不久,汽车就离开国道,进入石油公路。所谓石油公路,就是由油田出资修筑的通向各个油井的道路。

前方,是茫茫的戈壁,是黄沙漫漫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一座座高耸入云的井架。

那里,刀山剑树,乱石穿空,道路每前进一步,都要搬掉一座石块风化的山头。在那里,你只能仰看山头,俯视道路,惊讶地张开嘴,为造物的神奇,以及人类挑战自然的壮举而慨叹。

车子正全速奔驰在戈壁壁上。这一片戈壁,只是塔克拉玛干的沙漠边缘。虽说北边是高耸的天山,南边是巍巍的昆仑,但是,此刻这些山还只是躺在地图册上。在我们的视野里,地平线的远处,仍然是无遮无拦的穹窿和淡淡升腾着的云絮。

突然,道路两边变成一片银白。莫不是昨夜落下一场白雪?那单纯、清莹的白色刺激着我们的眼睛,使人产生一种幻觉,误以为是行驶在白雪皑皑的东北平原。

可细观察,这雪没有一丝寒气,也没有在艳阳下消融过的痕迹,而且远远近近的草

丛上竟没有白色的覆盖。这究竟是什么? “那不是雪,是盐碱。”和我们同行的黎京强给出了答案。

黎京强是胜利石油工程塔里木分公司生产运行科副主任。1990年5月,他随公司60160队到新疆参加塔里木石油会战,至今已整整32年了。

在沙漠公路通车前,石油人出入沙漠都是坐“沙漠车”,路上随着沙丘的起伏而颠簸。一路下来,五脏六腑都会发生“大挪移”,到达井队时还可能呕吐不止。想起自己曾经坐沙漠车的经历,黎师傅至今记忆犹新。

现在好了,不断修缮的石油公路,像一支黑亮的箭簇,直直地射向前方,挺进大漠深处。行驶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沙漠石油公路的北端,塔里木油田轮南作业区,这就是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的沙漠公路北起点,沙漠石油人都知道的沙漠公路零公里处。

沙漠公路通车到现在已经近30年了,每天过往的车辆数以千计,络绎不绝,连通着南北疆。

一条长522公里的沙漠公路,两边是一

排排新植的抗旱植物:红柳、沙拐柳、沙蒿。在这些高高低低的植物脚下,是一条条滴灌的皮管,把水源输送到它们的脚下。这些植物,随着栽植时间的不同,分出高矮,有的已蔚然成林,有的尚嫩枝待发。但是不管如何,它们都浸润着石油工人的汗水,寄托着石油工人的理想,连接着石油工人的情感。

已在公司生产运行科工作了10多年的黎京强,因为工作需要去一线井队帮助搬迁作业。当车子再次行驶在这条沙漠石油路上时,抚今追昔,黎京强眼里噙满泪水。

32年前,在山东淄博火车站,黎京强和60160队的30多名工友,身穿鲜红的石油工服,戴着大红花,高唱着《我为祖国献石油》,英姿焕发,坐上火车,开赴新疆塔里木。黎京强就是南疆沙漠中的第一批拓荒者和寻路者,三十年如一日,用坚实的足迹踏出了一串串闪光的人生足迹。1991年,60160队实现了5000米深井“五开四完”,全年开钻5口井,打完了4口井,进尺超两万里,创出全国深井队年进尺新纪录。

一代代西部石油拓荒者,前赴后继,用汗水浇灌着这条石油人的生命之路,让石油路不断向沙漠深处延伸。



黄河滩上

付建智 摄

散文

邻桌周“博士”

饶艳

“吡吡——”随着一阵细微的声响,一股浓烈的西瓜霜味充满了整个空间,邻桌的“博士”又在往嘴里喷洒大量西瓜霜。一年365天,“博士”有300天要往嘴里喷西瓜霜。“唉,老夫的嘴又溃瘍了。”一声长叹后,“博士”走出办公室,到生产线上忙活了。

“博士”是洛阳石化薄膜车间的工艺工程师,姓周名海,因好学肯钻研便得了此雅号。对于大伙儿的称赞,他总是是一本正经地说:“干工作咋能不认真呢?再说咱还是个党员呢。”

周海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技校毕业生。当时,他的理想是去炼油装置,可偏偏被分配到了薄膜。“岗位只是平台,工作是自己干出来的”。师傅的话醍醐灌顶,扫去周海的心头雾霾,铆足劲儿学习岗位技能。工作之余,他相继取得大专、本科学历,并成长为技师。

后来,企业根据发展需要,新增上了一套薄膜装置,需要招募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周海在众多竞聘者中脱颖而出,顺利到新装置上岗。30岁,正值人生绽放时节,周海拥有一笔丰厚的经验财富,在别人眼里复杂难懂的流程图、设备位号,对他来说都不是难事儿。

“我有10年薄膜生产线的工作经验,选择我,你会突飞猛进,学习过程也会轻松愉快。”班长竞聘中,周海的演讲接地气、入人心,赢得了最高票数。装置开工,他不负众望,带领班组出色完成“开车一次成功”的重任。在大伙儿击掌庆祝时,他嘻嘻笑着,从兜里掏出西瓜霜“吡吡”往嘴里喷……

2020年,周海以突出表现走上了工艺工程师岗位。他参与编写的优化珠光膜生产方案,成膜率较上年提高7.16%;他提议实施的生产方案,有效攻克了消光膜生产难关,使产品优级率从75%提升至95%。

“博士”好学肯钻研,却不失幽默风趣。一次,他看到一名青工不按要求摆放工具,就说:“天天给你们讲现场规格化,嘴都讲溃瘍了,还记不住?”末了,一瞪眼捂着嘴走了。于是乎,“嘴都讲溃瘍了”成了他的“梗”。看到有谁不遵守规章制度时,大伙儿便说:“‘博士’嘴都讲溃瘍了,你还记不住?”“博士”还很能吃苦。工作20余年来,他从一名操作工到今天的技术人员,不管角色怎么变,承担的都是最前线的生产工作。为了维护装置的平稳运行,加了多少班,连他自己也算不清楚。

和“博士”坐邻桌三年多时间,我常叫他“红心萝卜”——因为心里美啊!在他身上,让人感受到了一名基层技术人员敢于负责、有担当的人格魅力。

散文

焦石色彩

李鸿浩

茫茫武陵山脉,10年前陡生“新树种”——采气树。蓝白相间的野营房与气井紧紧相随,组合成山林气海中的一艘艘“战舰”。这是因页岩气的开发而形成的独特风景,“战舰”群的壮大彰显着气田的发展与勃勃生机。

焦石镇西北的江汉大道,是随山势向上翘起如航母甲板一样的柏油路,横贯涪陵页岩气公司焦石基地前,也被称为“航母大道”。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蓝白野营房里的人轮换更迭,但不变的是深入骨髓的红色基因。那时,怀着建设“大油气田”梦想的拓荒者从四面八方涌来,靠着“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的豪迈气概,一间间野营房就是简陋但充满希望的居所。

不足十平方米的野营房通常住2至4人,隔音效果很差,这边轻轻的鼾声,隔壁都能听到。还有不请自来的老鼠、蟑螂、蚂蚁,反客为主把有限空间弄得“鸡飞狗跳”。但石油人乐观豁达,白天战天斗地保供上产,晚上与“杰瑞”“小强”斗,其乐无穷。

如今,野营房依旧是标配,只是个中滋味不同。女工的房间相对雅致,洁净的窗、平整的床、狭小空间归纳齐整,营房外旧物改造的花盆种的各色花卉绿植,让宿舍区生机盎然;男工的房间少了细节处的优雅,却有着粗放和随性。

在焦石最好的休闲是走路,边走边看山观云,纾解一日疲惫。雨天袅袅烟雾时聚时散,树木朦胧婆娑,若隐若现宛如神仙居所,晴天光影通透,天蓝如海白云飘,民居点缀山间,恬淡淳朴。当然还能看到高耸的钻塔,目睹“井工厂”制造气田“战舰”,特别是夜里,钻塔上的灯光犹如最亮的星辰,点亮石油人心中的图腾。

气田的立体开发深入,给“战舰”注入新气势,采气树扎根山脉,气龙奔腾、火凤腾飞,滚烫的血脉,激情燃烧的岁月,如焦炭的山石镌刻历史的荣光。山林青、气井黄、营房蓝、石化红融入页岩气开发参建者血液里,承载着无数焦石“移民”创业的豪情、工作的艰辛、环境的荒凉、迁徙的乡愁,也恰是这些因气而生的色彩,焕发他们的精神高地。